

# 論黃興

老乾

初觀黃先生之傳記，是在一種愛屋及烏的同鄉心理下，信手而讀。當讀至六君子之一楊度所作「湖南少年歌」其中一段：「若道中華國果亡，除是湖南人盡死」時，心中尤其激起萬丈驚濤。為什麼？為什麼上一代的湖南人拋頭灑血，為國盡瘁，轟轟烈烈生死得其所；而這一代的湖南人或身陷苦獄，或醉生夢死，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呢？於是，本著愛鄉的情感，我把這位八指將軍介紹給大家，讓這位遭歷史冷落的偉人，一展昔日雄風吧！

大抵，就創建民國之勳業而言，黃先生僅次於國父之地位。民國初年，中外人士無論在口頭、在文字，一提到中國革命，莫不以孫、黃並稱。甚至連袁世凱元年招待兩先生北上，用禮亦同等隆重。但民國以後，國人不重史，述史者之褒貶失卻公平，致使諸先烈志士遭冷待，過世不久，墓地便湮沒於荒煙蔓草間，令人慘不忍睹。試問：誰之過？誰之錯？

黃先生原名軫，後改名興，字克強，湖南善化縣學生員。光緒二十七年冬赴日本留學，進東京宏文學院讀書。在日本期間，不僅求學

業之專攻，亦時鍛練體魄，以求為一革命之實行家。「每日晨起，必赴神樂坂武術會，演習槍彈騎射。」（見劉揆一：黃興傳記）。回國後經揆一之關係與湖南哥老會龍頭馬福益接頭，別組同仇會，是為接受會黨份子的機構，時值光緒三十年初春。而前一年，乃華興會正式成立年，公舉克強為會長。長沙起義事洩失敗後，走上海，卒因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牽涉被捕，但經同志多方營救，復得脫險走日本。適時，中山先生經惠州之役失敗後遊歷歐美東歸，亦在日本。克強與國父之第一次接觸便是此時。此次見面，乃經楊度之介紹。國父與克強與章士釗（行嚴）「主客失次，三人或蹲或臥，按地圖，議天下大事，殊未易一二數；俄而集留學生為大會盟之議起。」七月十三日（光緒三十一年），「華興會」、「興中會」、「光復會」共同合組而成「同盟會」。東京留學生更擴大宣傳，舉行一歡迎中山先生的大會，到場千餘人。有宋教仁致歡迎詞、中山演說，來賓宮崎寅藏、宋永節各有演說。當「二十世紀之支那」改為民報發行後，展開了中國近

代最早、最大之筆戰，民報與新民叢報、中國革命黨與保皇黨、革命派與立憲派之爭。梁啟超獨戰革命派諸人：汪精衛、胡漢民、陳天華、章太炎、朱執信、宋教仁……。儘管梁為清末言論界之驕子，也搞得窮於應付。

黃花崗役後，同盟會之策略開始有改變。此由宋教仁所提出之具體變更計劃，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於上海。又確定了起義地點為長江中游、湖北重鎮武昌。八月十九日（農曆）夜辛亥第一聲槍響後，便注定了成功之先機。武漢革命初起，克強在香港。九月初七，便趕至武漢。不數日，漢口失陷，克強退歸武昌。總計克強在漢口漢陽且戰且守，苦鬪整整一個月，使全國各地乃得紛紛響應，後有人因之稱克強為漢陽敗將，此實不公之稱，克強先生真正可稱得上雖敗猶榮。

革命成功以後，緊接而來降給這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苦難就是袁世凱的竊國。在此一二次革命過程中，國父與克強先生一度發生意見之爭執。主要分歧的部分是表現在討袁軍事與整改黨務的兩個問題上，於是一些反動離間份子便從中加以間隙，大肆宣揚「孫、黃分家」。其實克強先生之革命主張始終是矢志民國，並且亦能化除一己之成見，全力服膺國父之領導。這個不容歪曲之事實可由周震麟先生所寫之「關於黃興、華興會，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」文中及克強先生之遺札一覽無遺。

第一次孫、黃意見爭執在宋教仁遭袁世凱所刺後，孫黃二先生急電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

海開會商討對策。中山先生之主張是「立即興師討袁」。國父以爲宋之被制而亡，正是袁世凱欲消滅國民黨之勢力，以便帝制之序曲，尤當趁全黨同志一致憤慨，發起討袁運動，使一切尚未就緒、勢力尚未佈置好的大總統袁世凱措手不及，切不可延誤時機。而克強則以袁帝制之逆跡尚未昭現，不宜輕舉妄動。況且革命軍未經整備，實不能戰。故主張：稍緩用兵，以觀其變。各省代表多附和此議，礙於衆議，國父只好作罷。不久，袁世凱私自五國大借款，不經國會參議院通過。二次革命之行動於是爲展開。

然而，討袁行動終究是失敗了。歸究敗因主要爲下：國民黨內意見不一致，各方形勢散漫，呼應不靈；敗政無法調度。而民心方面：老百姓對於袁世凱仍存有一絲迷信，尤其厭戰之心理強烈，總希望大事化無事。與辛亥革命和後來的護國軍之役皆不堪相比。於是未及二個月，二次革命便失敗，開國元老同志復流亡至日本，克強又不得不成爲指責之焦點，衆矢之的了。

中山先生在日本總結失敗之因乃宋案發生之後，未能切握時機，立刻興師討袁，等到袁之大借款一到手，從容部署各方軍事，以其強大的軍經力量來和革命軍對峙時，革命勢力自然不堪一擊了。因此對克強先生似乎頗有微詞了。

其二：關於黨務方面，中山先生以爲黨內精神渙散，紀律鬆弛，行動不一致，必須回復到民國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嚴格的整肅，決

意籌建「中華革命黨」。入黨者必須要宣誓：服從黨魁一人之統率，並要以手捺印，以志矢忠。克強大爲反對此入黨之方式，並表示他個人決不參加。其他有各省重要同志二十餘人一面拒絕參加，一面發起成立歐事研究會。於是「孫黃分家」之謠言不運而走。但後經周道腴先生之從中斡旋，終於二人盡釋前隙。然而，不久後，克強先生竟病勢沉重於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薨逝以逝，時值討袁軍事結束。由這段歷史可見，孫黃間之關係始終是以友愛爲基礎的。一時竟見之分歧，並不能爲庸俗之猜議所傷，離隙之技，更非容易得逞的。

論黃興在民初之地位，不容置疑，是與國父相並駕齊驅。黃興之成就在何處？除了黃興是開國元老，黨國功臣外，貶者或說以常敗將軍之名，說他每戰皆北，應負失敗之責。但是，黃興偉大之處，成就之處，就在於他能背負起失敗之名。毫無怨言的，克強默然爲革命事業奔走。自華興會以來，黃花崗之役、漢口、漢陽之苦守，二次革命，每一次的失敗都令黃興深深自責。黃興曾欲輕生，幸獲人救，死裡逃生。但若將以上戰役之將領更換他人，恐怕依然難逃失敗之命運。黃興承擔了大部份失敗之指責，尤其二次革命後，國父特別責難黃興不聽他的話，二人又因入黨方式各執己見，此時的黃興不爭名利爲顧全大局，未遭敵人之離間，決定離開日本，遠遊歐美養病。使黨員重歸一心。這種大德大智豈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。黃先生的英姿我們都未曾目睹，只能憑著粗淺的文字和晦暗不明的圖片一想偉人之風采。這一代年青人最大的悲哀，便是不及親睹當代偉人的風采，因爲迄今皆凋零殆盡。既不能親自感受其遺風德澤，只憑空勾勒出其畫像，難免有毫釐千里之差。況且信史不徵，野史龐雜，面對一大堆的史料，反令人疑惑卻步不知從何下手了。

黃公的爲人，是內斂，和而不同，沈毅篤實的君子，要研究其爲人，不可不知章士釗先生所寫之論贊（不錄，見「與黃克強相交始末」一文）文中力讚黃公之盛德大量。又曰，平居自勵之語爲「事苟有濟，成之者何必在我」又以董仲舒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躬自篤行，至死不渝。今觀其一生，的確如此。黃公淡泊之心志可自其三十九歲生日感懷詩一窺：

「卅九知四十非，大風歌罷不如歸

驚人事業隨流水，愛我園林想落暉

入夜魚龍都寂寂，故山猿鶴正依依

蒼茫獨立無端感，時有清風振我衣」

黃先生之頤人長德，天昭地明，更無庸我這般淺薄之士爲其贊辭。民初，先烈志士群起雲湧置身革命事業，不辭蹈火赴湯，艱苦創建共和。今日，我們踏著先人血汗鋪設好的路，迷惘徬徨踟躕不前。這一代的中國青年果真頹唐墮落麼？怎麼不循前人腳步爲未來開路，卻一味回顧過去？是先人的成就，傳統的包袱，沈重地壓得我們的身子竟邁不開步伐嗎？試問那代能？這代爲什麼不能？讀了黃興傳史，我得到更加的肯定與自信：時代就操在我們的手中，待我們開創了。